

Fa

Film Appreciation Journal

April-June 2011 No.147

電影欣賞

第二十九卷第三期 總號第一四七期

五

歌聲舞影話當年

白光、方沛霖、莊奴

追憶史擷詠

觀影空間與戲院文化：亞洲篇

台灣、大陸、日本、印度、南韓

張雨田 楊德昌 蔡明亮 陶秦



R030037936

風流倜儻，才華洋溢的電影配樂大師

姚開陽 作

與史老師合作恐怕有廿多年歷史了吧！最早是從CF（電視廣告）開始的。

當時許多人還搞不清楚音樂創作者與電影配樂者的差別，我們就在史老師的帶領下，藉由合作，逐步了解電影配樂是一門專業，不光是創作旋律的能力，更重要是對電影蒙太奇的敏感，聲畫同步的精準掌握，以及錄音工程的專業知識。

當我們公司的重點逐漸由CF轉向4D電影時，與史老師的合作也走向新的領域；畢竟CF時間太短，而且限制太多，4D電影則更像傳統電影，我們合作的機會更多了，有時一年要做多達四部4D電影的配樂，總長度達60分鐘，把史老師忙得不亦樂乎！這也讓我們有比在CF時代更多的交流，譬如對新的錄音工程與劇院音響的研究，可以說，我們公司在聲音方面的總製作人就是史老師。

我們還有電影的合作計畫，當時都已經參加過坎城市場展，即將開動了；但由於2007年之後忙於世博會而暫時擱置，計畫要在世博會結束之後重新開始的；但史老師已經等不及先離我們而去，想到此，怎不令人唏噓！

我還想提一個別人大概都不會說的事，史老師是我們業界裡公認的大帥哥，這不是我講的，是我聽很多女生說的。如此風流倜儻、才華洋溢的人，竟如此早逝，也只能說是天妒英才了。

姚開陽，廣告導演；上海世博中國館、台灣館創意總監。與史擷詠主要在廣告與4D影片的合作



傳教授與史擷詠。(傅麗玉提供)

回：史教授讓科學學習回到最美的感覺

傅麗玉 作

我是從事科學教育，我們的任務應該是讓大家喜歡學習科學。原本我不懂什麼是電影音樂，更不懂什麼是配音音效；但是史教授讓我們學到，音樂可以讓科學學習回到最美的感覺。

「怎麼是清華大學在做這件事？」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，史教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。那天是7月10日，下午兩點到他的工作室，向他請教原住民科學教育動畫電影的音樂問題，這是不曾想過的事。那是2007年7月8日，經過兩個星期到處打聽，終於得到史教授的手機號碼，我鼓起勇氣，撥了史教授的手機號碼，約好見面時間。

「2005年我開始進行《飛鼠部落》原住民3D科學動畫電影，因為從來沒有人（包括我自己）做過這件事，而且事情本身是很有價值，我就真的做了，可是我遇到很大的困難。」科學教育背景的我，很直接地回答史教授的第一個問題。然後很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時候已經完成的動畫作品，深怕音樂大師看了，不知他會氣昏還是笑昏。他專注地眼神投射在電腦螢幕上，表情很是嚴肅，一點不像那時候我刻板印象中音樂家的「浪漫」模樣。不知道過了幾分鐘，他終於笑了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，他說：「這相當有意思！」我看到他的眼中露出一種很熟悉的光芒，讓我感覺彷彿回到部落。接下來的談話相當專業，但很奇妙，就像是回到部落和族人聊天一樣，原來我們都是尖石鄉的族人。

《飛鼠部落》是國科會補助的科普動畫電影，原訂完成10集，每集22分鐘，全部泰雅語發音，並附上中英文字幕。這一系列的動畫，以泰雅族的文化生活環境為背景，透過故事劇情，每一集傳達一個傳統自然智慧所蘊涵的科學概念。從2005年到2007年，舊的工作團隊還無法做出符合預期水準的3集，因為這3集的影像部分我無法接受，而聲部根本沒有一點感覺，讓我非常痛苦。對自己都無法交代的作品，怎能呈現給族人？

2007年6月底的一個清晨，因為為了《飛鼠部落》影片的問題



史擲詠的夢想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樂團的所有成員。(TFO提供)

題，為了如何重組新團隊，我整夜輾轉難眠，索性不睡起身，早早來到學校。晨曦中，在新竹市區下了車，迎面而來的是貼在義美食品中正路門市店外的一張海報〈部落之心〉，我就被這張海報吸引到店內，買了一套〈部落之心〉專輯。回到清華大學的研究室，迫不及待地打開專輯來聽。

「就是這個！」

「《飛鼠部落》就是要這個聲音！」我一個人研究室大喊。

當天我就開始尋找〈部落之心〉的源頭——史擲詠。經過數星期的尋尋覓覓，終於得到史教授的手機號碼，至今我依舊相信，是泰雅族的祖靈安排我們認識史教授的。

史教授為《飛鼠部落》科學卡通電影製作了主題曲及13首音樂，從不同的場景中，帶出劇情裡想表達的自然現象和科學現象所展現的驚奇，在無形中把原住民族文化中的學習特質滲透到每一段學習的感受。科學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，源自於人類與大自然的互動，而人與自然的關係原本就是和諧共生，過程是美的。但是長久以來，受限於升學考試，科學學習長期被制式化的後果，科學學習對於許多學童而言，似乎「嚴厲」多於「親切」、「公

式」多於「趣味」。史教授不是科學家，也不是教科學的老師，但是他把部落的生活體驗、還有我們討論的科學學習理想，用音樂呈現出來，讓科學學習回到最美的感覺，曾有部落的孩子感動到落淚。《飛鼠部落》科學卡通電影的新團隊，因為史教授給我們的音樂，而感覺到自己在這部電影的付出比自己所感覺到的還要有價值。

他很忙，我很忙，除了手機，電子信是我們經常使用的聯絡方式，他總是非常用心回信，回答我問的「笨」問題，讓我對電影聲部的知識有很大的進步。他給我的每一封信件主旨都是「回」。只要看到「回」，就知道是史教授的來信。這幾天我一直想著或許他只是先睡一下，因為演奏會太累了。雖然我的理智知道他已經搬到天上去住，前兩天我還是寫了電子信給他，告訴我從祕魯回來了。或許過一陣子他會「回」一個信給我吧？或許他會「回」說：「傅老師妳上次說的原住民科學電子繪本，現在情況怎樣？」

傅麗玉，清大教授，原住民科學教育。與史擲詠合作《飛鼠部落》動畫。